

“渴望无知”：《揭开的面纱》中的双重悖谬

张秋子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揭开的面纱》是乔治·艾略特较少受到关注的一部作品,事实上,理解《揭开的面纱》对全面地理解乔治·艾略特有重要作用。艾略特在《揭开的面纱》中借科幻小说的外壳所进行的科学反思超越了传统的科学与伦理的二元对立层面,上升到存在论意义上主体身份的寻找与失落高度,以寓言的形式表达着作为此在的人不断寻求知识、摆脱无知,却在全知全能时丧失了趋向未来的可能性,最终只能在封闭状态中成为“全知全能”这一完美他者的俘虏的悲剧历程,小说传达出作者对于时代科学思潮的高度反思与警惕。

[关键词] 乔治·艾略特;《揭开的面纱》;存在论;他者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7)05-0116-05

—

与乔治·艾略特的大多数小说相比,中篇小说《揭开的面纱》显然受到了评论家和研究者的冷落,究其原因,多半是因为这部小说的“特异性”将常规研究挡在了门外。与艾略特惯常的现实主义手法大相径庭,这部小说脱离了创作常轨,以一种杂揉着科幻、侦探、哥特元素的多元风格呈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未卜先知、死而复生的情节伴随着大量神秘修辞元素使得哪怕与艾略特同时代、沉迷于各种奇门异术的维多利亚人内心也交织着困惑与着迷,普通读者的反应纷纷是:“这部涉及通灵和大换血情节哥特恐怖小说怎么会和那些敏感的、情感主义的、从根本上是现实主义的小说有关?”^{[1]118}而评论家则更为苛刻,他们宣称“这是艾略特写的最诡异的小说”,甚至觉得它“令人尴尬多于令人感兴趣,希望它要么别写,要么该是更合适的人写出来的——比如说坡。”^[2]

内容的奇诡已经令人疑窦重重,小说创作的动机与背景之谜更增加了阐释的难度。1859年,艾略特开始写作第2部小说《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但中途却令人好奇地中断转而创作《揭开的面纱》。1859年4月26日的日记中,她只留下了只言片语:“完成了《揭开的面纱》,这是我在瑞奇蒙德的一个早晨开始创作的,当时我的大脑被纠缠不休的工作折磨得快傻了。”关于这一创作的突然转向,最主要的猜测涉及作家的个人经历,这一年,“兄长的拒

绝,姐妹的伤逝,对于关于她私生活与作家身份的争论的焦虑——都需要在创作《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之前清除出去。”^{[1]408}也即《揭开的面纱》的创作起到了一种净化作用。更多的猜测集中在艾略特的女性身份焦虑或是自我剖白冲动等原因上,但这些猜测都未能减少小说“迷”一般的特质:在艾略特名声如日中天时,这部小说却选择了匿名发表;而1859年,在一封给瑞士老友的私人信函中,她自豪地宣称自己的小说令“整个英国读书界都振奋起来,”《亚当·彼得》、《郊区生活场景》获得了“文学或商业的成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位崭露头角的作家在大谈自己的好运气时,却绝口不提《揭开的面纱》。”^[3]事实上,直到她生命的终点,她和出版商布拉克伍德才决定揭开这篇小说匿名者的“面纱”,这也才引发了上文提及的读者、论者们“困惑与着迷”的反响。

理解《揭开的面纱》对全面地理解乔治·艾略特有重要作用。这部怪异小说的存在证明了作家丰沛多元的创作精神,灵活多变的创作理念。更重要的是,它折射出作家对维多利亚时期甚嚣尘上的科学发展的深度反思。本文认为,艾略特在《揭开的面纱》借科幻与哥特小说的外壳所进行的科学反思超越了传统的科学与伦理的二元对立层面,上升到存在论意义上主体身份的寻找与失落的高度,本文也将以此为基点,通过文本细读呈现出与传统的伦理批评不同的全新解读:《揭开的面纱》如同一则悲

[收稿日期] 2017-05-12

[作者简介] 张秋子(1988-),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

剧性的寓言,象征着作为此在的人不断寻求知识、摆脱无知,却在全知全能时丧失了趋向未来的可能性,最终只能在封闭状态中无望地“渴望无知”的悲剧历程。可以说,这是一个从“无”到“无”的主体谋求过程——从不满足的、未完成的“欠缺之无”导向过剩的、无所渴求的“虚无之无”,也是一个从“有”到“有”的身份失落过程——从诗性本质(poetic nature)的“实在之有”落入被完美的他者代替的“镜像之有”。双重悖谬互为因果、互成表里,强烈的张力构建了艾略特对19世纪大行其道的各种科学理念的深深怀疑与讽刺。

二

《揭开的面纱》的情节虽然离奇,但并不复杂。这个以第一人称展开的故事中,主人公拉提莫在一次大病后意外获得了预见未来的与透视别人内心的能力,这股强加于他的外力使他不堪其扰。出于贪婪的欲望,哪怕预见未来妻子伯莎有可能谋害自己,他也在所不惜地拜倒于伯莎裙下。随后的婚姻生活自然令人失望,夫妇彼此仇恨,在一次偶然识破伯莎欲谋杀自己的阴谋后,两人分道扬镳,拉提莫却始终未能摆脱“超能力”的纠缠,最终,他在痛苦预见能力中等待着死亡降临。这样的故事情节在哥特小说风行的维多利亚时期并不突出,最为吸引人的,是小说本身充斥的大量神秘科学的元素,包括:催眠术、颅相术、心灵感应、招魂术等等,这些大部分在今天被视为“伪科学”的奇门秘术却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风靡一时。

19世纪的英国处于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科学发展的势头风卷残云般改造着人的世界观,各种观念在铺天盖地的小册子、报纸期刊中进行着权力角逐的游戏。“在这样一个理论和信念互相角逐的环境中,不仅专门的问题被提出特别的怀疑,连怀疑的习惯本身也是无意识地孕育而出的。在这种不确定的巅峰产生了模棱两可、心神不安的情感,因为个体不再对他们所持有的信念而感到安全,这种不安全感反过来加速了边缘性科学的发展。”^[4]被今天科学所证伪的“边缘性科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人心变动的环境中滋养起来的。《揭开的面纱》如同一张大网,尽情地将各种边缘性科学打捞与编织到文本中,但是,丰饶的科学话语却暗含着自我解构的可能性,艾略特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深埋在文本的双重叙事的逻辑中:故事层面所展现的每一种立场实则都被意义层面所隐藏的态度所瓦解和嘲讽,拉提莫所经历的大量奇门异术——也即一种对知识的狂热追求、对主体有限性的假象式超越的象

征——最终会瓦解成一场虚无的符号游戏。最终,文本的自我解构特质与作者的讽刺意图将完成从“无”到“无”和从“有”到“有”的双重悖谬书写。

在丰盈的科学话语语境中,拉提莫是作为一个“未完成的”与“诗性本质”的人出场的。他从小体弱多病,多愁善感,无法使实业发家的地主父亲满意,也无法像哥哥那样接受科学化的教育训练。他虽然也勉强受些学科细化后的精细教育,却总也记不住“元素”、“机械功率”、“电磁现象”。在日内瓦求学期间,他陶醉于雪山落日与月夜荡舟,自称有着诗性的本质(poetic nature)。此刻,作为一个实在的存在者,拉提莫身上“始终有某东西亏欠着,这种东西作为此在本身的能在是尚未成为‘现实’的。从而,人们在此在的基本建构的本质中有一种持续的未封闭状态。”^[5]这种未封闭的状态始终保有发展的可能性与趋向未知未来的希望,也正因如此,他处于“欠缺之无”的状态,他自嘲道:“实际上,由于对所教授的东西我仍然一无所知,所以都能和古典学院里最差的拉丁语学者相提并论了。”这时候的拉提莫,求知欲受到本能的好奇心驱使:“当我的老师告诫说:‘有教养的人,和无知之辈判然有别的人,是知道为什么水往低处流的’之时,我却偷偷地读着普鲁塔克、莎士比亚、堂吉珂德。我不想成为什么有教养的人,我喜欢流水,听着它连续几小时冲刷着卵石。”^[6]¹¹

可以说,拉提莫此时的“实在之有”正是通过他的“欠缺之无”所构筑的:“欠缺”的状态之所以能使人“成其为人”,是因为这时候人能像海德格尔描述的那样“为他最本己的诸种可能性而自由存在”,可能性意味着建构性,为人不断完善而努力的建构性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存在的意义,达成“实在之有”。可以说,无知、无知里的敬畏与好奇,都使人的存在尚未被本质决定,使人向未知的未来敞开,使人的诗性本质得以自由纯任地发展。

但是,在一次颅相学的考察中,拉提莫的人性本质第一次遭遇了科学话语的贬抑。一位叫雷泽沃的大个子在家里捧着他的头揉来揉去,“他把巨大的拇指放在我的太阳穴上,把我推远了一些,透过亮闪闪的眼睛观察着我,沉思仿佛使他不快,因为他皱紧了眉头,手指在我眉间划来划去,对我父亲说:‘这儿有缺陷,先生,这儿也是。’他按按我的额头,说:‘这儿多余了。’”^[6]¹⁰拉提莫隐隐约约感到自己“是被批评的对象。”颅相学(Phrenology)最早于1796年被德国内科医生弗兰茨·约瑟夫·高所提出,随后很快在19世纪流行起来,时间集中在1810年至1840年,而英国颅相学的中心集中在爱丁堡。

这一学说“将重点放在在测量人的颅骨上,这一研究基于如下理念:大脑是心灵的器官,大脑的某些区域有着区域化的、特别的功能或模块”^[7],通过丈量研究大脑的某些特定区域,甚至能研究人的心灵世界、道德水平。其流行程度甚至在维多利亚早期形成了所谓的“颅相学运动”,以至于连以科学精神广为人知的赫伯特·斯宾塞也曾出版几部关于颅相学的书与论文,并宣称自己是“这一律令的拥趸”^[8]。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揭开的面纱》将颅相学写入小说有其深意,这不是对社会风潮的趋附和读者口味的迎合,而是通过这样一种貌似主流的话语书写达到更深层次的反讽。

乔治·艾略特有过关于勘察颅相的经历,她的态度是《揭开的面纱》中反思与反讽的有力证据。艾略特的挚友卡拉·布瑞(Cara Bray),一位颅相学的皈依者,在自传里提及艾略特“和他分享了自己对颅相学的兴趣”。而1851年8月左右,艾略特结识了知名的颅相学家乔治·孔伯(George Combe),对孔伯的惊天智力感到很有兴趣,艾略特也表示读了颅相学的相关著作并与孔伯兴致盎然地讨论起来^[2]。在她的作品中,不少段落闪现着颅相学中身体与心灵相关的证据,不过,创作的经验使她发现“人的心灵远远比孔伯和其他人宣称的那种按图索骥的、离散的、数据性的模式来得复杂”,她虽部分地承认颅相学的有效性,但“在1855年写给贝瑞的一封信中,她坚称不能再接受颅相学的教条。”^[9]在《揭开的面纱》中,拉提莫的态度无疑就是艾略特对颅相学的态度的折射。面对大个子莱瑟劳尔,“我浑身打颤,一半是因为自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一半是因为心中第一次激起了仇恨,恨这个大个子、戴着眼镜的男人。”^{[6]10}

但是,拉提莫出于“欠缺之无”对科学话语的反感很快被淹没在更多的异术叙事之中,他的“诗性本质”沦为被嘲笑的对象,“欠缺之无”迅速地转向了“虚无之无”。艾略特在叙事中有意忽略了拉提莫患病获得超能力的原因,原因的缺省使得读者将注意力直接投向转换之后的后果,叙事以一种强烈的效果冲击着读者。拉提莫在大病初愈后获得了预见未来和洞察人心的能力。这两种能力同样是流行于19世纪的伪科学的真实写照——预见未来和心灵感应(telepathy)——或者用拉提莫后来的杀手妻子伯莎的形容他的词汇:“透视者”(clairvoyant)。此外,伯莎身上散发的魅力使拉提莫心驰神醉,艾略特屡次使用“催眠”(mesmerize)来影射这是一种隐喻意义上的“催眠术”。这些超能力给拉提莫带来了巨大的困扰:“我的心中会突然闯入一个人的心

理活动,接着是另一个人的,这些人我恰好有过接触:某些无趣之辈——比如费尔默太太——的粗俗琐屑的意见和情感会突然闯入我的大脑,我感觉就像被难听的乐器纠缠不已。”^{[6]22}病后变身的拉提莫简直像被投入一座边缘性科学的竞技场,各种奇异的法术纷纷涌入他天性里“欠缺之无”的空白,随之,本就脆弱的“诗性之有”也岌岌可危。

但是,艾略特却在故事层面的大量异术叙事下精心安排了大量的悖谬,辞源与意涵上的共有特征暴露出作者暗藏的反讽核心。“透视者”(clairvoyant),根据《韦氏英语字典》的权威定义,最早出现在1844年,形容“一种超越于普通人感知范围的能力”,也即,“透视者”有一种超越性的感知能力(extra-sensor);心灵感应(telepathy)一词起源于1822年,由德国人弗瑞德里克·梅尔斯(Frederic Myers)命名,意味着“人和远距离的事物有某种神秘的联系”^[10];同样的,“催眠”与“通灵术”在19世纪进入英国社会后,受到大肆追捧,它们均相信有某种超越于人本身的力量存在,透过某种神秘化的手段(催眠或招魂)能够将其诱发或激发。

显然,通过简单的归纳,异术叙事的一个最大特征已然呈现而出:他者性。透视者、心灵感应试图用更高的超能力来替代人认知维度受困于时间空间的巨大局限,催眠术和通灵术则意在唤起此在存在之外那个无所不知、有问必答的额外存在,总之,这些学科都意图超越人本身的局限性,以完美的、超越性的、额外的无限性来弥补人的有限性。这种无限的额外存在对于像拉提莫这样总是自称“一无所知”的此在来说,正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他者。可以说,拉提莫“欠缺之无”的场域被这些“他者”所挤占的过程,正是一场镜像体验。

三

细读《揭开的面纱》的文本,可以发现艾略特在字里行间已经数次暗示出这些奇门妙术的“他者性”。拉提莫这样形容自己对心灵感应能力的感觉:别人那些琐屑无聊的闯入自己的心灵,使得心灵被迫去听“纠缠不休(importunate)、演奏蹩脚的乐器”或是“一只被囚禁的昆虫(imprisoned insect)呱噪不停”^{[6]22},在这里,“他者性”强加于人的特质凸显而出;而一次由于不耐烦而打断哥哥说话,一字不差地说出了哥哥想要表达的内容时,拉提莫感到心慌不已:“这种情况会像一个独特的存在(exceptional being)或者一种神魔附体(energumen)将我暴露”^{[6]29},艾略特明确地将超能力视为神魔附体的外来存在。

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他者的存在是存在自我确认的必要媒介,但是这种通过他者带来的认知往往是虚假的。有欠缺的人,在科学观念泛滥的年代里被视为“没教养的人”,正像拉提莫的老师所宣称的:“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懂得水往低处流。”在他们眼里,尚未自我提升的人就如同婴儿一般,认不清自己的形象,只有一堆支离破碎的概念,婴儿甚至应该对这种欠缺感到不满与恐惧。在专业分工极为细化的现代科学教育体系中,拉提莫此时“支离破碎”的知识碎片被形容成“对机械一窍不通”、“对于分类学怎么也记不住”。为了塑造理想自我,各种各样的边缘性科学扮演起填补“欠缺之无”的角色——拉提莫提到:“我不知道雷泽沃先生事后对这项教育工程做了多少工作,但很明显,那些私人老师、自然历史、科学、现代语言都是我身体缺陷需要的补充。”他者塑造虚幻主体是通过凝视活动完成的,凝视镜中形象,主体可以辨别和他人的差别,借以辨识自我形象,这也是为何艾略特所涉及的大多数奇门异术都涉及“看”这个动作——看透内心、看见未来,伯莎讽刺地将这种“看”称为“鬼眼”(ghost-seer)。鬼眼之下,拉提莫彻底感受到他者的巨大威力,这些能力一方面使得拉提莫不胜其扰,一方面又使他深深看透了人性本质,那些曾经深深困扰千百年来人们的问题——存在的本质、心灵与行为的关系、内在与外表的彼此叛逆——都在无所不知、洞察一切的拉提莫面前荡然无存了:

当那些理性的谈话、优雅的意图,机智的话语,还有善意的行为——这些东西一度织成了人们性格的大网——突然被塞到一个显微镜下看得通透——展示出里面的轻浮无聊,被压抑的自我主义,多元内部嘈杂的斗争,卑鄙的、模糊的变化无常的记忆,那些懒散的过渡性的思想,正是从这些东西中,出现了人的语言和行为,就像一堆破烂上盖着落叶^{[6]22}。

这一全知全能的他者使得拉提莫超越了存在的局限性,由婴儿式的、缺乏提升的破碎认知上升到完美的整体状态,可以说,这时拉提莫的“主体在海市蜃楼的幻境里所期待的完整形式是以格式塔形式构成的,也就是说,来自外部性……这种形式可以被称作理想自我”^[11]。理想自我满足了欠缺状态所投射的各种欲求,填满欠缺之无后的丰盈导向认知的狂欢,在认识狂欢化吞噬的过程中,无知之境越来越少,这些稀缺品也就更疯狂地激发了认知的贪婪。伯莎正是拉提莫获得超能力后认知的障碍,也是“欠缺之无”最后的一块缺口。由于能参透所有人,却无法了解伯莎,这个神秘的女人一直对拉提莫有强烈的吸引力,他形容道:“由于对伯莎的无知,我对她的热情与

日俱增。这种无知感就算没有产生我的狂热,至少也助长了它,伯莎是荒芜的知识的沙漠中,唯一的神秘的绿洲。”^{[6]29}拉提莫花费了大量唇舌谈论他对伯莎的迷恋,实际上传达的正是一个被完美他者绑架的主体对最后一点无知追寻的疯狂经验。

当拉提莫最终识破了伯莎的嘴脸时,欠缺的存在者最后一块知识的漏洞也被填补上了。但此时,拉提莫发现伯莎的内心如是:“我发现黑暗没有隐藏什么东西,只有一堵庸常乏味的空白之墙。”^{[6]50}艾略特在这里的用词非常值得推敲,她用来形容伯莎内心的形容词是“庸常乏味的空白之墙”(“blank prosaic wall”),在这个修辞句中,两种质地完全相反的形容词出现了,庸常的(prosaic)与墙(wall)。其中,prosaic指太像散文,不够高雅的诗人将散文化与诗化尖锐对立,突出前者的“庸俗化”特征。因而,从词源意义上来说,“prosaic”最初指代与诗歌相对立的散文文体特征,也即,这是一个形容抽象文本的修辞术语,而在《揭开的面纱》中,它却指向一个非抽象的实体:墙。因而,用来形容拉伯莎内心世界的修辞产生了内在混乱,解构也就从文本这一缝隙中滋生。在解构主义批评看来,文本中从来不存在统一的声音或立场,一个词被选中时,总是出于不稳定而滑向其他意义,在艾略特这一比喻中,修辞本身所呈现的矛盾是多重模糊意义的交汇,更反照出字面意思的谬误。所以,这一堵“庸常乏味的空白之墙”内部的自我瓦解所透露出的意涵正是拉提莫判断的虚假性,也即,拉提莫根本没有看透伯莎的内心,他自以为的看透实际上是自欺的结果。从更深的层面上看,表面上,在失去最后一片认知的绿洲时,“欠缺之无”彻底被无所不知所吞噬,但实际上,由于这种无所不知的“自欺性”,它最终沦为了“虚无之无”,拉提莫对此倍感痛苦,因为“看透”伯莎的内心没有带来任何欢乐之感,反而令他备尝“幻灭的痛苦”。

“虚无之无”的虚假和自欺源自“镜像之有”。拉提莫的“实在之有”彻底失落后,主体只能依赖于镜像中那个完美的他者来构建自我,在误认的基础上,主体与他者牢牢绑定,主体性只能建立在永恒的匮乏之上——各种奇门异术带来的虚像。最终,与永恒的匮乏随之而来的,是无所不知背后的虚无。虚无最令人痛苦的,是失去了唯有欠缺状态才能拥有的“可能性”,一种此在和世界不断产生渊源关系的纵深之感。艾略特深谙“可能性”对存在的作用,在《揭开的面纱》中她提到:

我们的灵魂绝对需要一些隐而不见和不确定的东西来维持生命的活力:怀疑、希望和努力。如果整

个未来都在我们面前一览无余,那么人类的的全部兴趣将集中在今天之内的那几个小时里……设想出了一个命题之外,所有命题都不证自明的情形,这个命题将在夏末才会被揭开,同时,它也会变成怀疑、假说和争论的对象,艺术、哲学、文学和科学将会像蜜蜂一样紧紧叮附在这个唯一的“可能性”之蜜上^{[6]45}。

拉提莫后来的全知全能意味着失去了“可能性”的蜂蜜,此时,“一旦此在全然不再有任何亏欠,一旦此在以这种方式生存,那它也已经一起变成了‘不再在此’,提尽存在的亏欠等于说消灭它的存在,一旦……它赢获了这种整全,那这种赢得就成了在世的全然损失。”在亲眼目击自己死亡的场面而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拉提莫发出了最后痛苦的呼号:“我曾渴望知道那些‘无知之物’,但这种渴望也消失了。”^{[6]6}

“渴望无知”充满了荒诞的矛盾感。围绕拉提莫的存在而展开的这场镜像经验中,两条有关主体与身份的悖谬之线交缠展开:“欠缺之无”一度铸成了“诗性之有”,最终却因为泛滥的为科学话语而终结于“镜像之有”导致的“虚无之无”。尼采曾在《权力意志》中将上帝死后的时代危机统称为“欧洲虚无主义”,他所谓的“虚无”是指“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海德格尔则更深刻地意识到这种价值论判断后面还应补充的存在论判断,“虚无主义是一种日益取得支配地位的真理,那就是:存在者的一切以往的目标都已经失效了。”可以说,在《揭开的面纱》中,艾略特通过拉提莫的怪异体验所展示的,不仅是基于价值立场上对19世纪风靡一时的各种科学怪论的判断与批判,更是在存在论上对人存在与身份失落的扼腕叹惜。这一超越性的反思不仅在维多利亚的英国有着逆流而行、不畏时俗的意义,同时也在

当下语境中提醒着被各种奇谈怪论、科学新调所包围的今人的警惕。

[参考文献]

- [1] Adela Pinch. *The Mill on the Floss and "The Lifted Veil": Prediction, Prevention, Protection* [M]//Amanda Anderson, Harry E Shaw. *A Companion to George Eliot*. Hoboken: Wiley-Blackwell, 2013.
- [2] Gray B M. *Pseudoscience and George Eliot's "The Lifted Veil"* [J].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1982, 36(4): 407-423.
- [3] Knoepfelmacher U C. *Gorge Eliot's Early Novels: The Limits of Realism*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129.
- [4] Sherrie Lynne Lyons. *Species, Serpents, Spirits, and Skulls: Science at the Margins in the Victorian Age* [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9: 2.
- [5] [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 272.
- [6] Eliot G. *The Lifted Veil & Brother Jacob* [M]. London: Bibliopolis books ltd, 2010.
- [7] Fodor Jerry A. *Modularity of Mind: An Essay on Faculty Psychology*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83: 23.
- [8] T M Parssinen. *Popular Science and Society: The Phrenology Movement in Early Victorian Britain* [J].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74, 8(1): 67.
- [9] Michael Davis. *George Eliot and Nineteenth-century Psychology: Exploring the Unmapped Country* [M]. Farnham: Ashgate Pub Co, 2006: 2.
- [10] Roger Luckhurst. *The Invention of Telepathy, 1870-1901* [M]. Cambrid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2.
- [11] Jacques Lacan. *Ecrits: A Selec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4: 2.

Aspiration for Ignorance: The Double Absurd in *The Lifted Veil*

ZHANG Qiu-zi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e Lifted Veil* had been neglected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it is significant to understand George Eliot entirely when *The Lifted Veil* has been understood. This dissertation suggests that the reflection on science in the term of science-fiction as well as gothic-novel transcends traditional opposi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ethics and reaches a height about the lost and finding on identity. The novel just likes an allegory, signifying a process in which mankind is looking for knowledge but lost himself and the possibility leading to future when he finally becomes omniscient and omnipotent and a capture of others, which is a tragic process. The dissertation illustrates the deep reflection and precaution in *The Lifted Veil*.

Key words: George Eliot; *The Lifted Veil*; ontology; otherness